

# 论公元前1600年至前1100年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

郭丹彤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战争,因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是神的意志,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这一时期的战争大都打着弹压叛乱的旗号,但是其本质却是为争夺势力范围的非正义的争霸战争。在频繁且规模宏大的战争中,一些规范各参战国军事行为的战争准则业已形成,从而通过战争重新构建世界秩序提供了先决条件。纵观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发展,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争夺生存空间、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部落战争,以“服人”为目的战争和以“兼并”为目的的战争。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战争已经发展到以服从为目的的第二阶段。

[关键词] 公元前1600年至前1100年,东地中海世界,战争

[中图分类号] K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1)04-0009-06

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是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时代晚期,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指东地中海沿岸,以及在东地中海沿岸有过频繁活动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西亚的米坦尼<sup>①</sup>、巴比伦和亚述,小亚的赫梯<sup>②</sup>,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诸城邦,其中的埃及、米坦尼、巴比伦、亚述和赫梯是当时东地中海世界的军事强国,而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则是强国竞相掠夺的对象。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东地中海世界战事密集<sup>③</sup>,规模宏大<sup>④</sup>,战略战术运用灵活多变<sup>⑤</sup>,且相关文献记载翔实丰富<sup>⑥</sup>,因而成为世界战争的源头和摹本。

## 一、神意笼罩下的战争

众所周知,宗教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与王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此,作为政治继续的战争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一场战争的正义与否由神意来决定,而战争的正义性是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中,神对交战双方同样具有保护作用,但是神根据道德和法律的因素来决定究竟应该支持那一方:正义的一方将获胜,非正义的一方将失败。事实上,在战争开始之前,关于战争正义性的论辩就已经上演了。

【收稿日期】2011-01-04

战争正义性的论辩在赫梯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向对手提出挑战的目的在于表明赫梯的正义性:“我的仆人们来到你那里,当我要求他们回来时,你没有让他们回到我这里。你像对待孩子一样对我,你轻视我。现在让我们开战,我的主人风暴神将决定我们之中谁是正确的!”“我来到这里,但我在你土地的边境停了下来,我将不侵略你的

\* 本文系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和200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

- ① 米坦尼王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北部,是古代西亚地区的强国。该王国存在大约200多年,即从公元前1550年—前1350年,后被赫梯所灭。
- ② 赫梯位于小亚,今土耳其境内。公元前1450年—前1200年是赫梯的帝国时期,也是它的强盛期,后在海上民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
- ③ 埃及国王图特摩斯三世曾在20余年里先后17次征伐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 ④ 在约公元前1479年的米格都战役和约公元前1274年的卡代什战役中,交战双方各自投入的兵力都有万人之众。
- ⑤ 在卓帕战役中,埃及运用类似于特洛伊战争中的木马计,用篮子把埃及士兵偷偷送入城中,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攻克卓帕城。而在卡代什战役中,赫梯则使用了反间计,诱骗埃及人进入了他们的包围圈。
- ⑥ 这一时期的战争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翔实生动。米格都战役是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战争,同时它还被记载于四种不同的文献之中。

土地 我也不会带走你的居民、牛和羊。但你确实开始反对我。你确实来了,入侵了丹库瓦的土地,掠夺了那里的人口。为此,神将站在我的一边,并判定我是正义的。”<sup>[1]</sup> (pp.98-99) 随后,赫梯国王穆尔什里马上宣称是他首先采取了攻势,这就使战争开始之前关于谁是正义一方的论辩变得清晰起来:采取攻势的一方是正义的,被打击的一方则是咎由自取。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看到,战争前的论辩与一种仪式非常相像,这一仪式有人与人的论辩,以及神与神的论辩,论辩的原因和内容与我们已经提到的战争前的论辩基本相同:“我们已经把喀什卡人的神传唤来,让其加入裁决。到这里来吃喝,并倾听我们对你的指控。赫梯的神从未从你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他们也从未做过任何反对你的错事。但是你,喀什卡人的神,你确实开始了战争,你从赫梯的土地上驱逐了赫梯人的神,你把赫梯人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土地。喀什卡人也开始了争斗:他们从赫梯人那里夺走城市,他们把赫梯人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正义的一方以回顾历史的形式来揭示另一方的非正义性是由来已久的,而当下战争也是由非正义一方而引发的。这样的论辩自然而然地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到了非正义一方。一旦战争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战争的结果也就基本上明了了。有时,甚至在开战之前神的倾向性已经有所表现:一些诸如流星、日食的天文现象,以及对手的愚蠢的举措等都预示着正义一方的胜利。

只要是正义的,即使它是弱小和带有反叛性质的,那么它也能战胜强大的对手获得胜利,因为神在护佑着它。哈图什里在记述他反叛乌尔黑·泰述布的统治写道:“你是伟大的国王,而我不是。让我们来到我的主人风暴神和我的女主人沙姆哈的绍什伽前面,让他们进行裁决。如果你在审判中获胜,众神将支持你;但如果我在审判中获胜,他们将支持我。”“现在,你是一个伟大的国王,而我仅是一个弱小的统治者。出来吧!沙姆哈的绍什伽和风暴神奈芮卡将决定我们的胜负。”战争的结果由道德的因素来决定,尽管哈图什里是弱小的,但他却是正义的、虔诚的、慷慨的;他所反叛的对象尽管强大,但却是非正义的、不虔诚的<sup>①</sup>。

关于战争的道德因素的事例不仅来自于赫梯文献,它们更多地来自于亚述文献,图库勒提·尼奴尔塔史诗就是最好的事例。在战场上,亚述打败了巴比伦王国洗劫了巴比伦的王宫和神庙,而巴

比伦的王宫和神庙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了避免亚述受到神明的惩罚,亚述不得不极力表明它的正义和虔诚,而巴比伦则是誓言的违背者。为了表明亚述的正义性,该史诗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巴比伦国王犯罪在先,从表面上看,他是反对亚述,但从根本上看,他是反对沙马什神,该神是亚述和巴比伦条约的保卫者。由于违反了誓言,巴比伦国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第二,巴比伦神抛弃了巴比伦国王,这就为亚述的正义之神沙马什前来惩罚罪犯提供了方便。在赫梯的仪式上,诸神需要被“唤起”,而在这篇史诗中,我们看到亚述人越过了这一仪式,因为众神的行动是主动的:马尔都克抛弃了巴比伦,辛抛弃了乌尔,沙马什抛弃了西帕尔和拉尔萨等诸城邦。众神对巴比伦主动的放弃是亚述把他们的雕像掠到亚述的一个理由。于是,亚述的不虔诚的行为就被转换成了合理的并受到神的保护的行为。

第三,转换角色和推卸责任。入侵者宣称他们是正义的,入侵是被伤害和被激怒后的结果。对于沙马什的正义性,亚述国王这样写道:“当我们的父辈在你(沙马什)面前制定一个协定,并以你的名义发誓遵守这个协定……为什么巴比伦国王使你的计划和法令无效了呢?他不惧怕你的誓言,他违反你的命令,他图谋一个恶意的行动。在你面前他已经犯下了弥天罪恶,为我主持正义,啊,沙马什!对抗巴比伦国王是正义的……通过你伟大的命令把胜利赠与誓言的遵守者。而对不遵守你命令的人,则要在战争中消灭他和他的人民。”<sup>[2]</sup> (pp.215-216)

与此同时,巴比伦国王也查察到了由于他的罪行他将被神抛弃,因此,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就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他所对抗的是一支被神护佑的军队,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关于亚述和巴比伦之间的战争,我们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巴比伦文献,因为战败的和被征服的一方不可能被允许做任何倾向于它的宣传。但是在后来的文献中我们听到了来自巴比伦的声音。当然,在巴比伦文献中,亚述国王是不虔诚的,是对神不敬的人,因此,他必将受到神的惩罚:“阿淑尔·那丁·阿普里,图库勒提·尼奴尔塔的儿子,他已经对巴比伦实施了罪恶的行动。亚述的官员反叛

① 乌尔黑·泰述布是当时赫梯的国王,哈图什里是他的叔叔。哈图什里通过政变篡夺了乌尔黑·泰述布的王位,并迫使他逃亡到埃及。这段文献是哈图什里为了掩盖其僭越王位的行为而作的,以此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

他(图库勒提·尼奴尔塔)把他从王位上赶走,并把他关在库尔·图库勒提·尼奴尔塔的一个房间后,杀死了他。”<sup>[3]</sup> (p.176)

上述文献记载图库勒提·尼奴尔塔死于他的臣下之手,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亚述人创作图库勒提·尼奴尔塔史诗的内在原因,即为亚述人的罪行辩护。据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亚述和巴比伦之间的争斗:在军事冲突中,亚述的胜利并不是众神的最终的裁决,随之而来的亚述人的弑君行为才是众神最后的判决,是对亚述人亵渎巴比伦神庙和王宫的惩罚。

## 二、弹压叛乱的战争

在战争中,只有正义在手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但是,要想获取正义的名号只有神意是不够的,还需要宣称军事行动的对象是那些背信弃义的人,是他们咎由自取<sup>[4]</sup> (pp.354-355)。于是,赫梯人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通常就是曾经臣服于赫梯的国家密谋反叛,为了秩序和平,赫梯不得不前去弹压。

埃及人也具有类似的思想,即他们的敌人往往是那些“反叛者”,他们应该为其或许是真实的侵略行为,或许仅仅是拒绝承认埃及的宗主地位而招致的军事进攻负责<sup>[5]</sup> (§ 122)。在古代埃及语中,敌人与“反叛者”为同一个单词。事实上,有的军事行动的借口仅仅是因为埃及人猜测他们的敌人可能正在策划一场叛乱<sup>[6]</sup> (p.8);甚至埃及人的一些军事行动对象根本就不曾服从于埃及的统治,也就根本谈不上反叛了。因此,在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中,埃及出兵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消灭叛乱,重建和平,并再建埃及的统治。

同样,中亚述的皇室铭文也通常把敌人作为反叛者,并进一步把这种反叛的行为当作是对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的践踏。由于亚述往往会同它的附属国签订条约,以明确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也规定了附属国对作为宗主国的亚述应尽的诸如纳贡等义务,因此,如果某一附属国发动反叛,那么它就首先践踏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亚述对它进行惩戒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与埃及的情形相似,我们在中亚述文献中也发现了许多亚述的敌人只是在“他的心中”计划攻击亚述,而亚述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报复行动。

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埃及结束叛乱的基本

方法有两种:一是迫使叛乱者屈服;二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对叛乱的国家采取哪种方法,则取决于它们的叛乱对埃及的威胁程度。对那些规模很小,且没有对埃及造成什么重大威胁的叛乱,埃及人通常在他们又重新向埃及宣誓效忠后,就很快结束战争。而对于那些规模很大,影响很坏,并对埃及造成重大威胁的叛乱,埃及人将会采取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种族灭绝政策。这一政策在埃及第二十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三世对利比亚人入侵的态度上得到了印证。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利比亚人的入侵成为埃及的心腹大患,他们严重地威胁了埃及的西北边界的安全。于是拉美西斯三世对其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们(利比亚人)被铲除了,他们几乎不复存在了。他们的脚已经永远停止了在埃及的土地上行走。对于那些曾侵扰过我的边境的人,他们的后代消失了,他们的心和灵魂也永远的不复存在了。他们的人民和他们的继承者将永远消失,他们将永远被毁灭。”<sup>[7]</sup> (pp.13,55,72)

由于结束叛乱的心情十分急迫,因此,平叛者往往忽略了经济上的考虑,杀戮似乎比从中获取俘虏更好,破坏似乎比从中获取战利品更好,完全的毁灭似乎比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更好。这时的平叛者只是一味地去毁灭,使叛乱者完全失去东山再起的能力。最后,背叛者被描绘成“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sup>[8]</sup> (§ § 86,88,144,147)。这样,这些反叛者不仅会从像埃及这种平叛者将来的对外征伐中消失,而且同样也会消失在他们的记忆中。

另外,在平叛过程中,敌人往往是敌首,在看到他们大势已去的时候,便选择逃亡来保存实力,以备将来东山再起。他们通常都逃亡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洞穴、沙漠、山区,或逃往遥远国家。对于意欲消灭他们的国家来说,这种逃亡既不是正式的屈服也不是肉体的消灭。因此,叛乱并没有结束。平叛国家必须乘胜追击,最后达到让他们屈服或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目的<sup>[9]</sup> (§ 586)。从赫梯国王穆尔什里的年鉴中,我们看到不断重复地讲到敌人逃进峰峦叠嶂的山中。而赫梯军队通过包围以断绝他们的粮食补给,来击垮他们:“我率军挺进阿芮南达山。阿芮南达山地势险峻,四周环水,山中树林茂密,岩石嶙峋。敌人已经占领了整座大山,由于骑马难以通过,我们只能步行进山。最后我们把他们包围在山上,并阻断了他们的后勤供给。最后饥饿的敌人走了出来,并跪倒在我的面前:‘我主,不要消灭我们!我主,让我们为您服务,并把

们带回哈图沙！’”<sup>[1]</sup> (pp.54-57)

以惩戒为目的的弹压叛乱战争是当时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国王，在其继承王位后所必须进行的一种具有仪式性质的军事行为，是东地中海世界的传统。于是，新的埃及或亚述国王继位之时，就是其属国遭到杀戮的时候。

### 三、规则约束下的战争

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导致规范战争行为的规则的形成。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战争规则与战争性质和战略战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遵守规则的战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必然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战败的一方要么是不知晓战争规则的野蛮人，要么名义上是文明社会的成员，但在战争中却不愿意遵守规则。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规则以书面形式呈现在战争宣言中。战争宣言的内容和形式是非常仪式化的，一是表明述诸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二是决定作战的形式：谁将是进攻者，在哪里、什么时候开战。

在战争宣言中战场的选择有两个，或者是另一方来到发出宣言的一方的领土上作战，或者是发出宣言的一方来到另一方的领土上作战。当战场被选择在发出战争宣言的一方的国土上时，战争宣言会这样写道：“走进来，我在这等你。”“为什么你会来？如果你是来战斗的，来吧！来到伟大国王的土地上。”当战场被选择在另一方的国土上时，战争宣言会这样写道：“不要动，我来了。”“如果你想来反对我，我将不会在我的国土等你。我将去你的国土与你作战。”<sup>[9]</sup> (p.46)

一场公平的战争应该发生在固定的时间和确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战争地点必须双方都知道，且适合军队运动，双方在观察彼此时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视野，后一个条件要求战争必须发生在白天。战争不应该是“突然”或意外地发生，而是当交战双方军事部署完毕之后，在双方都明确的时间里发生的。简言之，就战争本身来说，它必须是正规战争。

然而那些亚洲的游牧民族“不向(埃及)传达战斗的日期”<sup>[10]</sup> (p.104)。喀什卡部落在夜间从后面突然向赫梯进攻。这些喀什卡人更喜欢把丛林和山地作为战场，这样的战场给赫梯军队造成了很多战斗以外的困难。如果用正规战争来约束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拒绝作战，并逃入山中<sup>[1]</sup> (pp.122-123,152-153)。

这样的战争只是游击战，一种不成规矩的战争。

在文明社会的正规战争和野蛮人的游击战争之间还有另一种行为，这就是文明国家知道战争规则但却不去遵守它们。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这样的战例比比皆是。在卡代什战役中赫梯国王没有向埃及传达战争开始的时间和战场的所在地，他把他的军队藏匿起来，然后当埃及军队到来时，突然袭击他们。事实上，有时文明国家也会效仿那些被它们视为游击战的野蛮作战方式，但是它们却辩解说这是它们对正规战的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例如，赫梯国王穆尔西里在深夜向他的对手发起进攻，他也曾为了能够在破晓的时候进攻而整夜行军<sup>[1]</sup> (pp.126-129,156-159)。

拒不出战是破坏战争规则的行为。赫梯国王舒皮鲁里乌玛总是试图与米坦尼国王在战场相见，但后者却始终龟缩在有围墙的城市里。赫梯国王在给米坦尼国王的信中写道：“过去当我困于卡开迈什时，我袭击了城镇，我给你写信：‘出来，让我们战斗。’但你没出来战斗。所以现在出来并让我们战斗！”<sup>[11]</sup> (pp.22-25)但是后者继续固守城池，拒不出来战斗。然而，如果对手是野蛮民族，并且是入侵者，那么，拒不出战这种看似违反规则的行为就具有合理性了。因此，阿拉什亚<sup>①</sup>的国王建议遭到海上民族<sup>②</sup>入侵的乌伽里特<sup>③</sup>国王用墙把他的城市围起来，把他的军队和战车藏在城中，警惕敌人的到来，坚守城池！

### 四、建立世界秩序战争

正如上文已经讨论的，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几乎都是诸如埃及、赫梯、米坦尼、亚述和巴比伦等强国对其他小国的叛乱而施行的弹压战争。当然小国之间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当它们之间的战争升级的时候，就会对与它们为邻的强国造成威胁。于是，为了让这些小国之间保持稳定的秩序，强国出兵干预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古代埃及文献资料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情：瑞特努，也即我们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很长时

① 也即现今的塞浦路斯，后被海上民族所灭。

② 海上民族是埃及文献中对来自于小亚沿海和爱琴诸岛的部族的称谓，他们是赫梯、乌伽里特以及塞浦路斯等文明的毁灭者，也是公元前13世纪末期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最大的一次动荡的始作俑者。

③ 乌伽里特位于叙利亚沿海地区，即现在的拉斯·沙姆拉，与塞浦路斯隔海相望，后被海上民族所灭。

期里始终处于混乱状态,该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相互敌对,战事频仍<sup>[5] (§ 586)</sup>。由于新王国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南部地区是埃及的附属国,因此,这个地区的混乱状况被呈报给了埃及国王:“被您征服的沙苏人意欲叛乱。他们的部落首领集合到了一起,起来反叛哈如人对他们的统治。他们已经开始诅咒和谩骂哈如人,他们中的的每一个人开始杀戮他们的哈如人邻居,他们完全不顾埃及政府的法令。”<sup>[12] (pp.20-21)</sup>埃及国王还被告知:“居于雅姆图山的阿皮如人联合塔亚如部落已经反叛,并攻打拉哈姆人。”<sup>[12] (p.22)</sup>

当混乱的局面被消除后,强国的权威被重新确立起来,进而秩序也得以重建:“三万库什人被俘获后,他(指埃及法老)把他们带回埃及。按照他的意愿,库什人没有被灭绝。”<sup>[6] (pp.8-9)</sup>那些战俘被带回埃及后,被分配到各行各业,从事为法老增加税收的劳动。这样,这些人就从原来向埃及交纳贡赋,转而变成向埃及交纳税收,从而完全融入埃及的再分配经济体系之中。

与此同时,被征服国家的人被大规模地放逐或移民:“他(埃及法老)把沙苏人安置于……的土地上,他安置泰赫努人于山地,把他们囚禁在他所建立的要塞中。”<sup>[13] (p.25)</sup>这种对被征服地居民进行大批放逐的做法同样也出现在亚述文献中。而由于赫梯人力资源短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对被征服地的人口掠夺。赫梯条约揭示了赫梯人用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来弥补自己国家人力资源的不足。

通过人力资源的两个流向,世界秩序得以建立。第一个流向是向心运动,是人力资源从被征服地向征服国家流动,主要体现在征服国对被征服地人口的掠夺;第二个流向是离心运动,是人力资源从征服国向被征服地流动,同时伴随着物品的流动。主要体现在征服国家向被征服国家放逐或迁移人口,并派遣管理这些国家的官员。

世界秩序建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被征服国家的重建。赫梯人有保留被征服地原有政治体系的传统,只是通过把赫梯的王室成员任命为被征服国家的统治者,来完成该国国家秩序的重建。舒皮鲁里乌玛对阿勒普和卡开迈什就采取了这样的统治政策:“当他征服这座城市的时候,他没有让任何赫梯人出现在当地的女神库巴巴和男神卡勒面前。他没有进入任何一座当地的神庙……但是他却掠走了当地的居民,他们与金、银和铜制的器物一起,被带回了赫梯首都哈图沙……然后他任命

他的儿子沙如库舒为卡开迈什的统治者,让他成为这座城市的国王。”<sup>[14] (pp.95-96)</sup>

埃及人和亚述人对被征服地的重建似乎更加彻底,因为被征服地旧有的一切几乎都被毁坏掉了,甚至它的地名都被重新确定:“他(埃及法老)在沙苏的土地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他掠夺他们的财富,杀戮他们的人民。在对该地区进行重建的时候,他对它重新命名。”<sup>[15] (§ 141)</sup>“当我看到泰都的大量被遗弃和被荒废了的耕地时……我丈量了土地,并在那里建造了宫殿。我对该城进行全面的重建,并为我自己树立了石碑。”<sup>[16] (p.158)</sup>

农村也相应的被重建,并被置于征服国严密地管理体系中:“注意,中央政府派遣官员前去丈量土地,然后把土地进行合理地分割,并计算出每块土地应交的租税。至于米格都上缴的租税,除了被陛下的军队征调作为军粮的那部分外,仍然比规定应缴的数目多了四倍。”<sup>[5] (§ 437)</sup>

有时来自被征服地的贡赋不能按期到达,在数量上也有所变化。为此,埃及经常会派遣管理人员前往这些地区,有时也派遣军队,临时视察,或长期驻扎于交通要道,以此确保贡赋能够被准时送达埃及。由此,形成一个相对稳固和安全的货物运输网。

公元前1200年左右,埃及、赫梯和亚述等国家开始走向衰落,它们意图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也趋向崩溃。埃及的崩溃是比较彻底的,埃及文明最终走向衰落。赫梯的余威以“新赫梯”的形式仍然存在于小亚和叙利亚北部地区,但是与先前的赫梯帝国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的亚述与埃及和赫梯一样也走向崩溃,但在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沉寂后,终于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重建帝国,即我们后人称之为新亚述的强大帝国。

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是东地中海世界强国崛起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埃及处于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7年—前1086年),新王国是埃及文明的帝国时代,同样,赫梯也处于最为强盛的赫梯帝国时期;尽管米坦尼王国存在的时间只有200多年,但是它却鼎盛于这一时期;而亚述和巴比伦则处于中亚述帝国和中巴比伦王国时期。这些军事强国为了各自利益不断进行争斗,于是便出现了这一时空范围内战争频仍的局面。此外,这一时期是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是战争的又一推动力。

纵观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我们发现,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争夺生存空间、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战争、以使对方屈服为目的的战争和以兼并为目的的战争<sup>[17]</sup> (pp.147-149)。如果说,公元前1600年之前的战争属于原始战争,那么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间的战争就是从掠夺对方的原始战争发展到以使对方服从为目的的战争。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各强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不是像之前的原始战争是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目的,因此这一时期战争不必将对方赶尽杀绝。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由于交通不畅,信息传播落后,因此,无法建立起完整统一的经济体系,也不可能直接控制被征服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一时期的战争往往没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只是为了本土的周边环境比较完全,从建立起和谐稳定的世界秩序。因此,使对方服从便成了这一战争的主要目的。基于这种战争观念,无论是埃及人,还是赫梯和亚述人,都在对方宣誓效忠之后,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方的政权。当然,这一时期不妨有赶尽杀绝的原始战争的残存。公元前1100年之后的东地中海世界战争,伴随着各强国的崩溃,兼并战争逐渐取代了服人战争。先有波斯帝国,后有希腊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这些强大帝国的崛起,使东地中海世界的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而最便捷、最有效的统一方式便是兼并,于是兼并战争遂登上历史舞台,自此,东地中海世界进入了大国兼并战争时期。

【作者简介】郭丹彤,女,1968年生,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埃及学。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 [1]A. G?tze. Die Annalen des Mur?ili[Z]. Darmstadt, 1967.
- [2]B. Foster.,Before the Muses[M]. Vol. I, Bethesda, 1993.
- [3]A. K. Grayson.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Chronicles [Z]. New York,1975.
- [4]I.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Z]. Princeton, 1955.
- [5]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Z]. Vol. II, Chicago, 1906.
- [6]K.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Notes and Comments[Z]. Vol. IV, Oxford , 2003.
- [7]W. F. Edgerton and J. A. Wilson. Historical Records of Ramses III[Z]. Chicago, 1936.
- [8]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Z]. Vol. III, Chicago, 1906.
- [9]G. Beckman. Hittite Diplomatic Texts[Z]. Atlanta, 1996.
- [10]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Z]. Vol. I,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1973.
- [11]H. Otten. Die Apologie Hattusilis III: das Bild der Uberlieferung[Z]. Wiesbaden, 1981.
- [12]K. Kitchen. Pharaoh Triumphant: the Life and Times of Ramesses [M]. Warminster, 1982.
- [13]K.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Notes and Comments[Z]. Vol. III, Oxford, 2000.
- [14]H. G. Gü terbock. The Deeds of Suppiluliuma as Told by His Son, Mursili II[J]. JCS, 1956,10.
- [15]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Z]. Vol. IV,Chicago, 1906.
- [16]A.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Z]. Vol. I, Toronto, 1987.
- [17]程远.先秦战争观的发展[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The Warfare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during 1600BC- 1100BC

Abstract: The warfare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was covered by religion, since god's wills were the keywords on success or failure. The nature of warfare was an unjus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although the wars were in the name of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process of numerous wars of huge scale some war's rules became into being. Thus they urge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system. Through the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namely tribal wars whose aims were to seize living space and to rob wealth; the wars whose aims are to submit adversaries and the wars whose aims were to annex. The warfare during 1600BC- 1100BC had developed into the second phase.

Key Words: 1600- 1100B.C., Eastern Mediterranean Sea, Warfare